

从经济的视角看，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说是资本造就的历史。很简单，离开了资本，近代史就很难理解。资本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，也给人类带来一波接一波的危机，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国家间的战争。但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或者以后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，资本主义会继续生存和发展。马克思所作的经济分析找到了资本生存、发展和扩张的动力，但马克思对资本未来的预判已被证明是错的。

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马克思的著作又热了起来，各种“反资本”的运动（无论出现在知识领域还是社会实践领域）也在兴起。这也容易理解，只要资本不断制造危机，“反资本”就会持续。不过，任何有关资本主义会消亡的判断，也会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。马克思不是一个纯学者，无论是分析资本还是社会预判，都是在思考人类整体的未来。从这个视角看，正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未来的判断并没有成为现实，人们仍然须思考资本与人的未来之间的关系。

资本制造人类危机，但资本不会消亡。为什么？简单地说，这是由资本的两面性所致，即资本既可以把人类光辉一面发挥到极致，也可以把人类邪恶的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最有效

首先，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产生以来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。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看得很清楚。自马克思以来，也没有人会否认。财富创造，或者更广义地说，经济发展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标志之一。尽管人类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，但没有经济发展的社会往往被视为是落后的社会。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，政治是上层建筑。也可以说，经济是大多社会生活的基础。实际上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即使是宗教生活，也离不开经济。

其次，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的解放作用。从经验来看，相较其他形式的“统治方式”（例如教权、专制政治等），人们更喜欢选择资本的统治。马克思也大力肯定资本在历史“解放”过程中的作用，即资本把人类从各种传统力量中解放出来。这尤其表现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对资本的态度上。尽管对资本批评最多的是知识分子（包括马克思），但知识分子对资本的依赖并不亚于政治人物。知识分子对资本的批评似乎是为了穷人，其实不然。这个世界上少有穷人经济学家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资本经济学家。

知识群体的选择是理性的，因为相较其他形式的统治，资本的统治表现为多元性和开放性。多元性表现在任何一种资本很难垄断所有经济领域，尽管资本也有垄断的倾向性。每一个经济领域都有自己的资本，并且不仅仅是一家资本。开放性指的是经济形态的开放性，新技术和管理模式使得资本有能力打破旧的社会均衡，而使得历史具有开放性。这也是经济学家熊皮特（Joseph Schumpeter）所说的“创造性毁灭”（creative destruction）的含义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看，不同的资本永远处于竞争之中，而知识群体就是在各种资本的竞争之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。其实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其他社会群体（包括穷人）何尝不是如此？穷人和政治力量可以结合起来面对强大的资本，从资本那里分享利益，但从长远看，没有多少穷人能够忍受了一个没有能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

郑永年专栏

资本主义与人的未来

政府。这点可以从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得很清楚。

其三，资本是最理性的“动物”，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妥协的。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今天的“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”或“福利资本主义”的转型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没有压力，资本当然不会转型。这个转型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，是政治社会改革的产物。不过，这个转型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也表明了资本的妥协性质。对资本来说，社会的稳定是自己正常运营的前提。为了稳定，资本是可以妥协的。也不难理解，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政策，是资本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出台的。

其四，资本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主体。在资本圈，人们不仅追求财富，也追求社会荣誉、声望等价值。对资本来说，用钱来交换这些是值得的。尽管人们可以说，这些也表现出资本的自私性质，但客观而言，这些是有益于社会的。在西方，诸多的大学、教会、社会组织的运营，背后都和资本有这样那样的关联。

资本黑暗的一面

如果上述这些算是资本“光辉”的一面，资本也有黑暗的一面，就是说，资本在解放人之后，又把所有人变成自己的“奴隶”。资本最能了解人性的弱点和一般社会成员基于人性之上的需要。基本上，资本是毫无道德原则的，其所信仰的原则就是利润（诚如马克思所言）。因此，人们需要什么，资本就能提供什么。人们可以说，就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“七情六欲”的一种制度。同时，资本也有能力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人及其身体进行货币化，因为只有实现了货币化，才能实现资本“交换”的本质。

马克思、雨果、狄更斯等欧洲作家所描述的“原始资本主义”（即“羊吃人”或“人吃人”的资本主义形式），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过去，即那里的资本今天表现为“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”，但在很多后发展国家，资本的恶行依然如故。从历史来看，资本统治形式变化的过程，也是西方社会“文明化”的过程。福利制度的演进很能说明问题。

从表面上看，福利社会有利于工人阶层（或者广义上的社会）而不利于资本，但就其本质来说，福利社会只是资本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种新形式。福利社会从一战前后开始到二战之后达到了顶峰，为西方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。就今天西方现实来说，无论从资方还是从劳方来说，现存福利制度已经不能维持现状，或者说，现存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了。

对资本来说，福利社会意味着高税收，高税收意味着福利给自身带来的负担过重。在大众民主社会，社会可以结合政府的力量对资本施加巨大的压力。为了逃避社会政治压力，资本开始了“全球化”。毫无疑问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最近一波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。在全球化状态下，资本能够很轻松地逃避本国的政治社会压力。例如，如果法国对资本征收高税收，资本就会从法国流向英国或

其他低税收国家。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不可以有很强的动机向资本征收高税收，因为高税收意味着低竞争力。但任何国家都需要税收，在不可以对资本征收高税收而向穷人征税也不可能的前提下，向谁征税呢？只有中产阶层。

这正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。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。但现在中产阶层面临几个方面的夹击，有来自技术的（即越来越少的中产就业机会）、有来自资本的（资本的国际流动）、有来自社会的（税收）。“愤怒”是今天西方中产阶层的主要特征。从这个视角很容易理解盛行于西方各国的中产民粹主义，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主义、法国的“黄背心”运动还是德国的极右派运动，都是如此。

资本的新统治形式

资本会如何应对这种新情况，而实现新的统治形式呢？或者说，资本的新统治形式会是怎样的？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未来，人们可以施展自己的想象力。不过，资本的新统治形式不会突然从天而降，而是具有现实根源和基础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如下三种统治方式须引起人们的重视，人们也必须思考这些正在出现的方式对人和社会的深刻影响。

第一，新版本的福利制度。福利制度一旦产生，就很难往回走，即福利只能增加，不能减少。尤其在已经实现“一人一票”的民主社会，民主和福利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即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说的，民主即是福利的“拍卖会”。实际上，如何进化福利制度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差异，解决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，也是很多西方社会多年来所思考的。在一些国家，尤其是北欧国家，已经开始实验“普遍工资制度”，即不管人们是否工作，都可以拿到一份工资。这是“一人一

票”的政治权利，转化成为“一人一份”的经济权利。这可以说是传统福利制度的扩展版或升级版。

第二，“牧民社会”的兴起。牧民社会即资本把老百姓养起来，也可叫“养民社会”。“养民”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，但类似的思想也出现在其他文明中。过去，“养民”仅仅只是一种理想和乌托邦，但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，“牧民社会”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性。

人工智能（AI）的发展，不仅能够把劳工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，更可以帮助人们思考（哪怕是简单的思考）。“食而不思”可能是未来很多普通人的常态。当机器可以替代人们思考的时候，大部分人的思考能力必然下降，到最后变成不会思考。懒于思考也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，资本是不会漠视这一现实的。

第三，通过消费、娱乐、药物甚至毒品的广泛使用，来“驯服”社会和管理。社会似乎在进步，但资本越来越没有道德标准，或者说资本决定道德标准。资本不仅把日常消费推到了极致，而且把消费推广到越来越多的领域，包括药物甚至毒品。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将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合法化。这个趋势可能很难阻挡，因为资本力量强大，只要有利可图或便于统治社会，资本有太多的话语权把包括毒品在内的新商品合法化。有经济学家已经指出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，政治上的“一人一票”其实就是经济上的“一元一票”，就是说，政府只是资本的工具。

在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时候，当时人们相信资本会自掘坟墓。但近代以来的经验表明，资本不会自掘坟墓，但资本为社会准备坟墓。人们离不开资本，但资本往往造成奴役甚至“死亡”，在发达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娱乐至死，而在落后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劳累致死。在新时代，如果人类光享受资本所带来的好处，却不能克服资本所带来的这些后果，未来人类面临的境况很难是乐观的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
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